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贊

龍馬贊并序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奫深閟閟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

酣巻夷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旁之沙其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菽而飾宣之曁産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

鳴萬馬為之辟易鞲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臣高歆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

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遹者獨角之犀来自九真食火之鷄貢于三佛齊之境其他佹形僪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黄虞時其遐荒殊裔珍觤奇產未嘗有心

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撰之於書前聖後聖葢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黙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讚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漢郊祀志龍垂胡髯胡乃頸下垂也）盈皃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赬振鬣鳴萬

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貞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滕奉使贊并序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

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唐郭子儀封汾陽王才如西平唐李晟封西平王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因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

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黄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黄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讎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豖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

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湊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濱涬生贊 并序

濱涬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

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濵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悦天悦死無所授同葬王冢中未百年而呉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

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筭緜聲音超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于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畫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淅水西地髮白時是其

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曽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来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宫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宫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

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為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文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

明絶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烏名使者来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

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黄昔我素王韋編三絶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參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曀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沖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

顚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寘者家卒貽以宣或得其猬載神子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土髮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藋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羮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龢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戎車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

宇障之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撓子子焉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鶬舞於林兕瞰于舍孰投是艱曽莫之艾乃愁乃驚乃瞻乃行乃邂死于冥睠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庚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滀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讚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踸踔兮龍堂則邇玉雪皦如兮肯汙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文官花贊　并序　胡翰

覃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不恒有為瑞以不多得為貴華平賓連紫脫閬閬國家之瑞也曠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居之為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

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囿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竒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茂乎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耶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為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為緋碧者不能以為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遞為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

以戎王子為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辛幼安者本其所自而書之製為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獨不厠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閱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若薝蔔招隱老佛之宫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

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顧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之可為寡陋之歎不能無𢆯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為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伐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靈峰寺植木贊并序　劉基

靈峰寺有松杏與樸竝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為作贊曰

杏葉葱芊有子可以實籩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樗衆蠹所穿擁腫液瞞不可以鐫胡竝植于庭涸厥醜妍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宋景濂像贊 王褘

外和而神融内充而面睟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

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愧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笠竹賛有序　唐肅

予子之澤欲笠而無著請以竹代之予曰易謂聖人之德幽賛神明而生著則著固靈矣然地無著可廢笠乎屈原離騷云索藑茅以筳篿漢方技傳亦有筳

筭須臾孤虛之術說者曰筳竹筭也楚人以結艸折竹卜為筭然則楚人之筳筭以無蓍歟夫蓍蔡產也大龜可卜者出於蔡上有蓍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蔡非楚地故以筳代蓍而卜焉今越去蔡尤遠蓍或不能致則放筳筭之法無害況吾所以質諸神者在誠不在物之澤既作之因為贊俾刻其櫝云辭曰

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禁原蠶以助牧馬之同氣也緊竹之視蓍均艸彙也虛中弗窒又圓其外也虛則

有靈具乎智也著百莖而同本合萬殊為一致也以有代無理或弗悖也爰韜爰櫝受命則出也載營載畫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筮神明之攸寄也曷竹曷著惟秉誠之無貳也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蘇伯衡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實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

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衮衣朱舄安享尊榮蒼顔白髮時遊大廷其徳日新其福日増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宗忠簡公畫像賛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外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娼嫉而

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吒也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敬贊先正誠意伯畫像　劉仲璟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

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田疇贊有序　方希古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歟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為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

而其所為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讎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有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若疇者庸非其人邪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罷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争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君疇

忠義葢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儔我與為友

翰林待制華川王先生畫像序賛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强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内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

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
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
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
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
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
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為吳王授
江南儒學提舉司教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
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漳

州通判會詔脩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為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為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為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叙而賛之曰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内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来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義鸛賛并序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鸛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

其傍弗去羣烏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唳噭噭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吪夕噱曽無令怚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鸛哉廼贊曰

嗟爾鸛乎維烏之特猗雄死自守禦烏之賊猗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

之魄猗匪魯黃鵠孰配爾德猗

戴院使贊　茹常

神閒以清氣和以平質頎而厚貌澤而明學則究軒岐之奥書則啓金石之經昭代之老處朝廷蓋得其道暨國之手雖蠻貊亦知其名懷仁慕義秉德存誠是宜受高皇之奬譽荷今上之寵榮耋餘八袠而强健身備五福而康寧若夫託泉石之高致締松桂之幽盟彼畫史者徒知寫其歸隱之趣而莫能得其戀闕之情也耶

陶弘景贊并序　王達

士之善於觀人者往往不於其迹之所已為而必原其心之所隱微者而觀焉惟能原夫心之隱微者而觀之則其為人者昭昭矣彼泥其迹之顯然者而觀之豈得不容偽於其間哉吾於齊梁之際得一士焉陶公弘景公生而有異四五歲即知用荻畫灰以為書甫長讀書萬卷以一事不知為之恥齊高帝作相用為諸王侍讀彼時雖在朱門閉影息交不外物接

永明間掛冠神武門已上表辭禄矣當斯時也窺神器者匪一人朝為君臣暮為讎敵朝為揖遜暮肆篡奪雖欲以力濟之奈天道之未定何於是自匀曲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於其間所居皆植松聞其聲輒欣然為之樂性好著述凡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産物醫術本草罔不洞究自以為神丹可成壽可致梁武資之以黄金朱砂等物亦不靳而受之至八十五無疾而逝夫當太清之

際以梁武為故人取宰相如拾芥比衆人所不能得而公可得者可得而公恬不為之意茫然與世相忘焉公之賢為何如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不偶於時者之所為也公可謂偶於時矣而猶不出者庸詎知天下無可事之主哉故其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宫厥後天下玄理蓉興武事日弛侯景簒位實在昭陽然則公固有遠慮先燭之智矣亦豈可謂公為長逝忘返而無

憂世之心者哉予故仰其高風想其遐躅原其心之

隱微者爲之贊曰

蓬蓽旣高芝蘭斯晦梟鴟成羣鸞鵠斯退君子知微默

領心會醇酒雖甘詎宜忘醉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

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

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

澹然無爲不與物絕龍變是宜上陵下替世道日榛寧

於其時俯仰屈伸烟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

其人

自題侍教像贊　楊士奇

此老之生今七十有三年其仕凡三十有七歲歷事四朝恒持一志顓顓乎兢慎肅肅乎嚴畏不敢内非類之交不敢儌非義之利禄愈增而意愈澹秩愈進而心愈惴治官務如家務視海内如室内雖不能萬一之有濟而不敢須臾之或怠誠懼上孤明聖之恩有忝清白之世閱春華之屢謝撫寒柏而猶翠聊自寫其素存示同

宗以祇勵

族孫挺來京旦夕在左右里蕭生爲寫侍教圖挺求贊因謾書此然士貴師古挺尚從事乎遠且大者可也

七十歲自贊　楊榮

荷蒙先世積德之厚叨承列聖眷遇之隆久侍禁近奚效愚忠當齒力之既衰尚責望之愈崇自愧乎進無所補退不我從徒存心之兢兢而懷憂之忡忡惟古人堯

舜其君民者素景仰其髙風思勉焉而不懈期一致於初終者也

故延平守胡子祺贊并序　鄒緝

故延平太守胡公既没三十年緝始得其墓表而讀之為之嘆曰嗚呼士惟患不見用耳未有用而不見其效者況得顯行於其位其大小設施豈得不有所見哉國家初興凡所選擢必擇其才良端直之士而任之士既抱負其所有故見諸有為皆足以震耀於

當世而其所立類非迂儒俗士所能及若公是已公以洪武三年應詔至京師受知太祖皇帝擢拜監察御史即上書論遷都關中事其後出爲按察僉事謫知彭州陞知延平府事以沒公在風紀不爲激擾之政而人畏其威巒服其化獄以常空其爲彭州築隄堰脩水利勸民務本力業郡中翕然稱治至爲延平聲稱尤著至今延平之人能道其行事蓋其愷弟之化有以信於人而其才德又足以服之惜其名位止

於此不克施於久遠也昔何武為揚州刺史凡所刺舉未嘗敢自私而又仁厚以處下故郡國各重其守相張詠知成都寬嚴適中威惠信於人故既薨而蜀人為罷市蘇子瞻謂其遺愛蜀人久而尸祝之若公可謂無愧二公者矣公之次子光大為春坊右庶子與余為同門友既覩公之事乃追為之贊曰

昔在太祖勤思賢輔有偉哲人實承知遇布衣登朝居侍從班遷都之議動于天顔內臺外憲荐揚風紀兩紆

郡符鳴王曳履材宏徳碩無積不施惠愛所加民自懷之肅肅之儀瞻望莫及筮策之從顧為公執

鏡容自賛　楊溥

資可以為學而理或未明時可以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矣

吳敏徳像賛并序　王直

海虞吳敏徳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鯁直之節其議論舉措蓋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

俗變化方外而圓内者相去遠矣此其像也而予爲之贊

允毅吳公率德自躬聖明御邦克躋顯融豸冠峩峩邦之司直必誠必恭不詭不激雍容進退端笏垂紳小人所憚君子所親維昔名臣始終一致神之相之福禄斯備風霜肅物生意實存願弘厥施以暢皇仁

自贊小像

其才學則迂疎其志行亦狂簡幸逢時以效愚每惴惴

於自反然僚友謂之强而主上謂之柀愧變通之未能徒為達士之所莞也

强者矯亢不阿之名柀者愚執不通之謂蓋氣質蔽固之已深而學問變化之未至若謬比於憸邪則難合乎公議雖内省之無愧然豈敢忘敬畏也哉

訥齋賛　金寔

言可訥乎心因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僨言不可以不訥也

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是為訥之謨

伏生授經圖贊有序　周叙

伏生諱勝濟南人也按史記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先是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兵興流亡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

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又
按漢書顔師古註當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言言不
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
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是圖葢當時授
經之象中坐者伏生旁侍者其女前跪而坐者錯也
圖用纎素僅二尺而蒼山古柏靈芝石牀書几之狀
莫不曲盡巧妙畫者之意亦工矣哉於戲聖人之道
寓於六經而書者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

由載有天下者不可不以之取則也使非漢文求之伏生傳之天下後世將貿貿焉莫知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而道晦矣愚故謂尚書一經不幸焚滅於秦幸而表章於漢尤幸而傳授於伏生也且是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使漢文求之不早不幾於泯焉矣乎然則是書之傳豈非天耶而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又豈居漢之諸儒後哉户部員外郎高君信以是經登進士歷官朝著有聲家藏斯圖命工裝潢

成軸以余家傳是經也求識之久之未敢執筆而高

君之請益堅敬用書其故而為之贊曰

大哉聖道寓諸六經煌煌尚書實統厥成秦亡漢興斯

道幾晦展也伏生爰際其會心惟口誦以教以傳晁錯

之受漢文之賢斯文千載既晦而顯展也伏生其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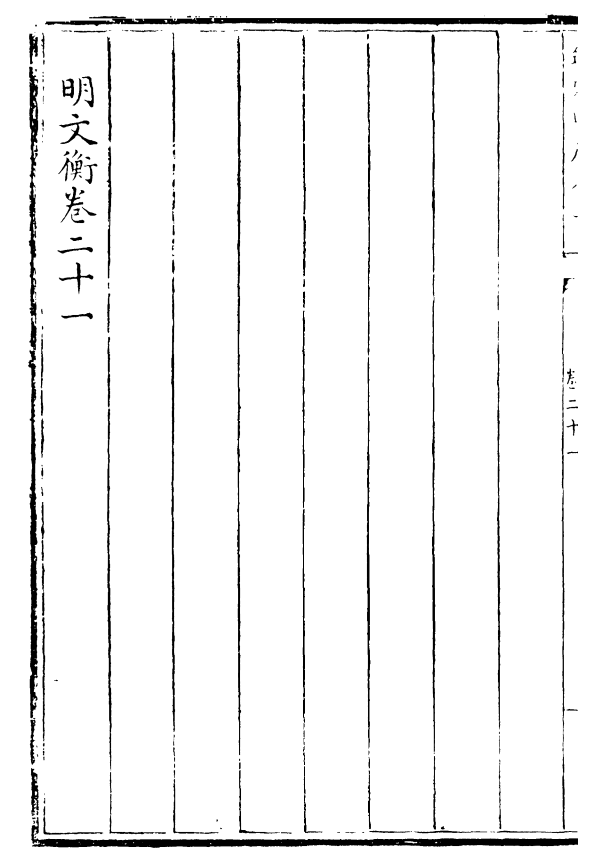
淺咨爾後學是仰是宗拜瞻圖像邈焉高風

文昌帝君像贊 并序　劉定之

有以孝陵御容傳寫為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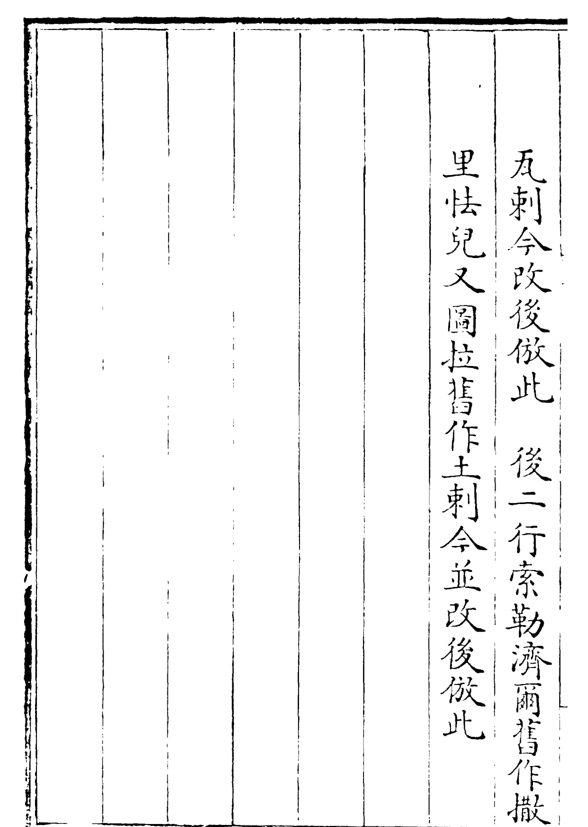
贊曰

日行于天光寓萬形全得為月分得為星雲得為霞雨得為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于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沖天烏紗朶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即真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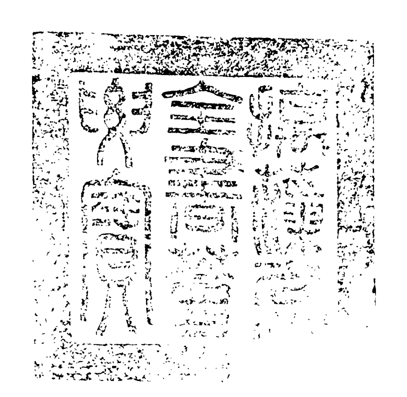
明文衡卷二十一

謹案卷二十第四頁後一行巴咱爾斡爾密舊作把匝剌瓦爾密今改後倣此　五頁前一行達爾瑪舊作答理麻今改後倣此　七頁前三行烏斯尼喀巴拉舊作烏思尼八剌又輝和爾舊作畏吾又哈密舊作哈迷今並改後倣此　二十頁前二行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今改後倣此　二十一頁前八行阿嚕台舊作阿魯台今改後倣此　二十四頁前六行衛拉特舊作



瓦刺今改後倣此　後二行索勒濟爾舊作撒

里怯兒又圖拉舊作土剌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二 二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七十五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搉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氅

編襦土芝之緼食動趾跟蹻發辭謇吃忽挾緗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煢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蛾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箙矢韔弓仰落雙鶬俯搤長熊毛血旁灑麈坌四封入據邃館庭實惟供罍尊旁午豆俎

衡從內朕含春酎暈移童罷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緑華白台南威紫衡曆輔奇牙瓌質姣容歌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爓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濳其燼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粤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燎燎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條乎吹噓予奪視

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蔡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畢畢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摠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

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恠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

叶莊昴宿寶符之貴元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

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

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

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

洛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

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

有叙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犛貴儉無愛上賢右
鬼采椽不斲型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
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
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
物主儀節或懲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
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
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
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彜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

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豗狂猋迅
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
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
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
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
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
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臚列緒緒繽繽九宮八門
六甲五神軍軌兵鈐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

器尚精動合神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鶴厀扶胥衝車雀舌行馬飛梟武衡大櫓𨇆耳長殳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赩赩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

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流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醫主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赭衣服閭女几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存沖寥跡亦佹奇五性既絶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烱四規執東象之王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躡虛之龍轙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

潛靈飛是葢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

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

我膚肌靚銅狄而摩挲約令戚而来歸不知能成其志

否乎孝肅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

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

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

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靚何

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相傳内學是尊何列國寶

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
制衡錯樅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
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熒丘冢名
性氣體何圖指佹殊而重摹迭僢觸類而言何莫非此
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厖鴻掠其纖微懸空明
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麗
近之然殢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
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之真儒師師萌庶倀倀奚歸孰

廓我曚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艫以泛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嚱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嚱蕡葩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悝悝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黒棄其瓚槃寶瓬瓦鬲捐膺自傷淚血交集誓剮宿穢以剗末習駕舂陵以為舟鼓闗洛而為檝張武夷以為颿期洙泗之可

涉夙興夜寐偟偟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隂隂兮擿埴索塗愈幽深兮烱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乗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任重道逺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殁齒兮

文訓　王褘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悵

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

於斯其間鞠明究曠疲弊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平拏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蹷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眾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

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黄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擒穠纖啽呓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姸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弔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彛儀縟典往来

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為詞曲爭嫩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宫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眇風月留連鶯花淩亂振妙韻於沈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卿選士之法

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衩而立辨斡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叶韻軋藻秀春擷花豔晴掇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

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轂則遂圜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繂之碑

或鑱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炫燿崇勲烜焯茂德載丕
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
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奥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
擄摭馬班淩厲蔡陳蹂躪韓柳王采金聲焜焜煌煌鏗
鏘鏘鏘家童繡紋炳炳焞焞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
蔚然而虎鳳昂翁然而律吕張正音諧韺韹變態類雲
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搴幽閟以之而著宣遡
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

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娩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誥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淩厲蓬勃揮霍奮揚或温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㝠

籥陰陽鬴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
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㳺
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
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
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
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
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記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

矣文之為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汚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凶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恠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

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榘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寛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篡曲筆濫叟曖昧其本旨而

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謏以纎況乎曄壽之不若
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
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兹其所為難乎
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
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
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末也生曰聖人既没道術
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户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
夷吾氏以霸畧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辨說為文老聃氏

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黄老清淨無
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
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
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
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黄老
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
縱横之文孫武氏吴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
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

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

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烏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

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𩥉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

後聖復作其莪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巢雲對 貝瓊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厓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乎戶牖與野馬絪緼不絶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

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禽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顯晦之迹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羣山宛宛下赴欝欝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椓之約之如跂如騫文窻洞開朱栱鉤連盤盤囷囷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

為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霞狖之為貴也吾惡為哉曰下隰高原我圃我樊犖石其間可游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塚錯落星布嵌巖雲滃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横駝馬交踵神侔擘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畀卉駢生脩篠上竦回飈激芳紅褰翠涌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虛而二十四友為禽宜来者之所戒復忍襲其轍乎曰高

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為池浩浩
沄沄鳧鷖往来候鴈千羣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
壅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璘其視巢雲為何如對
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
勞民為之而勢危累棊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罄千
金以奉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
張乍抑乍揚移宫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
鸞停鵠翔揚蛾睇媚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

纓繼懽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真耶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恥事估畢擊丸六獲遨遊狭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酌杯觀五湖埕視四嶽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弟席奕葉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黄閣趨紫垣理萬民

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初啓鶴蓋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𣚥知校能奚翅鵬鷃之相萬又可以妄覬之邪茍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壑一丘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潔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覩於彼而不覩乎此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爲物囿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囿也藏於山

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溢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雪泯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内外為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為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而昵吾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招太白小匡廬甲少室逍遙倘佯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囿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慼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逌

為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沈溺者惡覩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録其對

却巧文并序　王逹

昔柳儀曹曽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厓亦嘗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却巧文井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歳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懌適冷風颯然

月綻雲拆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欻莅吾扂析

析步搖灑灑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

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

貧吾久聞子多戇少文吾實恤子来濟子身汝或不憚

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歛踵覷覷忞忞似夢非夢謂神非

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

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冀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

不師詭遇秪業專攻末塗噂㗧龎言滋豐技夸鬼詘計

逞狙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託根巍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馬致斯崇路欺握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戢內傾外融懀陋忻嫭人心攸同聾俗簣世譎行迂蹤李子繇是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歟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是者肅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浣薇露戲焚玉蕤錦心繡腹侮書嫚詩啓喙成訟轉趾徵疵子予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提槌倚天拔地斷蛟剸犀藻葩綴縟陟降驅馳氣廲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

構豪族爭儲壹譽可喜壹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
今子謇吃赭顏沈吟支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
汝汝應締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
狸吾將錫子語穽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痴詎不
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麒麟跼躅各有攸得奚懟
奚恧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安善宦兒寬樸學寧為拙
傷毋為巧詠技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强語
手掔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汩此靈府命栖險竿躬

罣游弩蒿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枘圓鑿事恒弗投毀方瓦合懵不知諆耳與目敵心與身雠么麽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玊堂弗憂攻苦敷澹厎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入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備矣然强哭者雖疾不哀强歡者雖笑不妍生鼃脫甯顧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

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耆然冥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

翰墨林七更 有序 金寔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甚性嗜清玩畜之頗富甞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傅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

令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労辭庸視古之作者固未免有捧心之誚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久容闤闠心厭喧囂怔忪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絶境於焉消揺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跫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眄睞以目升自賓階少叙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于地匪穹于夲無松之盛非柏之森駢羅圖

書錯置琴琴棐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沈爇蕙緩宫急羽髙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絶響箏𥳑之耳未能得其惝怳毋勞爾爲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記物設教啓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雜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

償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勍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再變乃有分隷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黄米蔡各自絶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便轉折旋向背明窻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

曰五色作繢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
好尚蠭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别品第耽
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扆適情游藝動合
玄理宣和纂録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
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
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
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飡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
深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

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太樸日亡安得擊壤
以反渾厖主人曰經緯天地轇轕後先用與政通體隨
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髮散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
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
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藴淵
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于兹林之下不
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
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

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畧陳其名易備隂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頓首請先羣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明文衡卷二十二